

为什么不能沉浸于赞美诗

人生艰难,几度风雨。

所以我们记住的都是鼓励的话,夸奖的话,当我们身处低谷面对困难的时候,这些话就像救心丹一样拯救着我们拉垮的内心。我们所说的生命中的贵人,也是那些在我们一无所有黯淡无光时看好我们的人。

要积口德,多说好话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,真诚的赞美就像阳光一样,没有人离得开阳光。

然而凡事都是一币两面。

为什么我们又不能沉浸于赞美诗之中呢,这是因为大部分称赞的话里都会有些水分,不说那些杀猪盘骗人的话;合作者不想给你利益画大饼的话;来自家人亲戚不客观的话;就是正常称赞的话里,也有许多客气的成分,不想得罪你的成分,虚高或者言不由衷的成分。

但是人性的弱点就会是把赞美诗照单全收,深信不疑。

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。

碰到批评甚至嘲笑、贬损、中伤,(别问我怎么知道的),我会非常不耐受,我也知道有些批评是正确的,深刻的,良药苦口的,但还是希望尽快忘记。

像丢垃圾一样把它丢掉。

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一个故事(不知真假但故事本身是有意义的),说是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遇到他的一个朋友,当时这位斯导演因《辛德勒的名单》已经誉满全球。朋友说有一本杂志用很多篇幅报道你赞美你,你怎么没看呢。

这位成功的导演回答道,如果我相信了那些赞美,那么批评我否定我诋毁我的那些话我信不信呢。这句话对我的影响至深。

是的,我们都知道如果要工作出成绩就要非常努力,牺牲节假日永远在干活。如果要减肥就不能大吃大喝随心所欲,还要辛苦地健身。如果要精进才艺就是要废寝忘食苦心钻研。如果要友谊牢固就要真诚付出定期维护。

唯独对于夸奖和赞美我们是不接受批评和反驳的。

换一个角度,有些名人和网红在受到围攻的时候都会关闭留言区,但是从未有人说过,夸奖我的话实在太多了我要关闭留言区。

反而是成百上千人的赞美都不敢那一位说了句风凉话的,还是会内心不爽给予迎头痛击。

我自评是一个没有肚量的人,所以我想那就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好话,表扬的话,赞美的话,相对地也就可以兼容那些不喜欢你的人,对于轻视、碾压、痛骂、不屑一顾也可以置之不理。

人生的路很长,什么是需要坚持的,什么是需要修正的,都要通过学习、思考、感悟、甚至痛苦的教训才能得到。

一味的赞美和打击都没有那么好,但是至少我们要能正确地对待赞扬与批评,而不要夸大赞美的成分,有一份上不封顶的期待。

如果成为习惯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。



“会看戏的看门道,不会看戏的看热闹”。“会看戏的”主要指写戏的、导戏的、演戏的、懂戏的等等。尤其演员看戏,我认为很必要,对演戏,对艺术修养的帮助都很大,演员看戏这门必修课,不能少。

江南名丑刘炳昆是周信芳先生多年的老搭档,他多次看周信芳演的《萧何月下追韩信》后对周信芳说,“萧何唱段:‘听说韩信他去了,不由萧何心内焦,头上整整乌纱帽,身上撩起袈龙袍’,这后两句是废话,当时萧何穿的是便服,戴的是便帽,你这样唱不合理。”

周信芳说:“是啊,这是老词儿,应当改。”

刘炳昆又说:“你唱的‘此番韩信追得到,同心协力扶汉朝,此番若是追不到,万里江山一旦抛’,这也不对,刘邦还没有建立汉朝,怎么扶?‘扶’字要改成‘建’字。”周信芳说:“‘建’字好,真是一字值千金。”

说到演员看戏,我联想起一件感人的往事。

那是1936年秋天,在天津明星戏院演出的一场戏,倒是程砚秋的《三堂会审》,压轴是杨小楼的《铁笼山》,大轴是梅兰芳的《宇宙锋》。梅先生在《三堂会审》尚未演完就化好妆,而程砚秋

演好戏很快卸妆洗脸,他们都是为了同一目的:观摩杨小楼这出《铁笼山》。当杨小楼饰演的姜维起霸出场时,梅、程两位,一位站在上场门帘内,一位站在下场门帘内,两位从头至尾把这出戏看完。

梅先生看戏后深有体会地说:“大凡一个成名的艺人,必要的条件,是先要向各方面撷取精华,等到火候够了,不知不觉地就会加以融化为自己的优良定型。”

周信芳年轻时是热心看谭鑫培和其他演员的戏,他说:“要唱好戏,非得勤学勤看不可,要想到人家的好处,必须仔细揣摩,取人家的长处,补自己的短处,再用一番苦功夫,研究一种人家没有过的和人家不如我的艺术。”

我还想到梅兰芳、周信芳、盖叫天、程砚秋等京剧大师都非常热心爱看地方戏,潜心学习地方戏,丰富自己的演出剧目,学习地方戏的表演艺术,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。

如此说来,演员演戏之外,看戏很有必要。尤其是青年演员,正在长见识、增才能的时候,勤学勤看,确有好处。我热忱地希望青年演员多练,多看,多演好戏,勤学,勤想,勤奋献艺。

中国人对自然山水的欣赏与热爱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。按照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在《人文主义地理学》一书中的观点:“只有两种文明——欧洲和中国——学会了观看和欣赏具有自然和人工特征的广阔风景。”他认为:当人们对“野性”自然达到一定程度的自信之后,才会产生对风景的喜爱,中国大约在公元1000年,而欧洲则在大约四个世纪后。其实,从隋唐时期山水画的成熟,唐诗中出现大量歌咏自然的山水田园诗,便可以发现中国人懂得欣赏自然风光,远在公元1000年之前。那么,古代中国人的旅游,呈现的是怎样的特点与精神气质?读一读古人的游记,也许可以找到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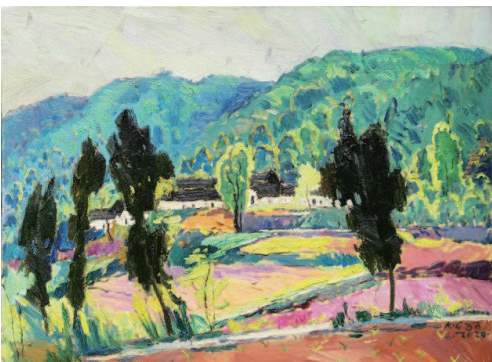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游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。一类是通过旅游,表现中国文人士大夫优雅闲适的生活情调。这可以从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、张岱《西湖七月半》等名篇中可窥一斑。《醉翁亭记》表现了作者借助山水排遣党争苦闷、忘情自然的悠闲自适。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,得之心而寓之酒也”。作者在琅琊山醉了,并非全因美酒,而是秀丽的山水所赐。大自然是心灵最好的庇护所,它让作者荣辱皆忘,身心愉悦。而张岱在《西湖七月半》中,用生动谐谑的笔触,勾画了五类人在七月十五圆月之夜游西湖的不同情态,上达官贵妇,下至歌女僧人、平民百姓,可谓形神毕肖。最精彩的是最后一段,“月色苍凉,东方将白,客方散去。吾辈纵舟,酣睡于十里荷花中,香气拘人,清梦甚惬”,充分表现了作者醉心自然、享受自然的洒脱不羁。

另一类是在旅行中,体现不辞艰辛、冒险求知,探索自然的精神。明代“公安派”散文的代表人物袁宏道在《五泄》一文中,记叙了自己在浙江诸暨游览五泄时的奇险过程。山路险峻,加之一场大雨过后,苔柔石滑,难以立足,作者“一手拽树枝,一手执杖,踏人肩作蹬,半日始得那一步,艰苦万状”。可见,奇美之景往往是在艰难的跋涉之后获得的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徐霞客。众所周知,徐霞客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旅行家,更是中国古代文人中一个难能可贵的异数。在讲究学而优则仕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,徐霞客无意于科举功名,从22岁起至去世前,用三十余年的时间游历神州的名山大川,足迹遍及华东、华北、华中、华南、西南等地,并将

沿途所见所闻所思一一记述,为后世留下了一套既有地理地质学价值,又富于文学可读性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在游览黄山时,文殊院的和尚告诉他,天都峰虽近但没有路,莲花峰可登但路很远,建议他看看天都峰,准备登莲花峰吧。徐霞客谢绝了,他不避艰险,先用一天时间攀上天都峰,第二天又奋力登上了莲花峰。原来传说天都峰是黄山最高峰,徐霞客经过亲身攀爬,发现莲花峰高于天都峰,纠正了原先错误的说法。在湖南茶陵,他听说麻叶洞里有神龙和妖怪,毫不畏惧,一定要下去看看。当地村民死也不肯当向导,徐霞客只得带着仆人,举着火把,钻进洞里。克服了重重困难,他们终于钻到洞底,只见千奇百怪的钟乳石五彩缤纷,晶莹欲滴,有的像亭台楼阁,有的像倒垂的莲花,有的像飞禽走兽,精彩至极。直到火把快烧光,主仆俩才恋恋不舍地退出,此时,洞口聚集了几十个村民,他们以为主仆俩被妖魔鬼怪吃掉了呢。

上世纪30年代,风雨飘摇,国势濒危的年月,中国又涌现了一位立誓“力振民族精神,以雪‘病夫’之耻”的优秀旅行家潘德明。他用徒步旅行和骑自行车的方式,成为人类步力环游地球的第一人。然而,徐霞客、潘德明说到底属于精英旅行。改革开放,经济腾飞,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国人的旅游热情才被彻底激活,旅游成为大众的生活内容,而且在向广度、深度和个性化发展。驾船环游地球、登上五大洲第一峰,等等,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。前些年,在从成都驶往稻城亚丁的长途大巴上,我看见好几位戴着头盔、全身装具、蹬着山地自行车在318国道上骑行的年轻人,令人眼热感喟!旅行,在路上,向远方,中国人的眼界阔历日益丰富,容纳世界的胸怀日益宽广。



夏日 (油画) 于波

阳光有味道吗?

那年除夕,枯坐着看春晚。说是陪伴父母守岁,其实他们都已早早入睡,毕竟老了。踱到门外,天大寒,风呼啸。不如睡吧!掀开被子,一股特殊的气味,随暖暖的感觉扑面而来。熟悉而又陌生。那是什么?那不是阳光的味道吗?

那是一条八斤重的棉絮被。说熟悉,那是因为我从小就在这样的被窝里长大;说陌生,是由于如今几乎不再用了。棉被,母亲在日里晒过了。每逢我们回家,她总是说:被子晒过了。而我们住下来的机会却不多。母亲有些失落,可她每次还是照晒不误。母亲只喜欢棉被,即便有了羽绒被也是。她说羽绒被太轻,燥热而湿气重,棉被皮实贴心窝。所以,每隔一两年,她总要到小镇上打上几条八斤重的棉絮,送给我们弟兄。那可是用洁白的棉花制成的!我们说现在都盖羽绒被了。可她还不依。多年下来,囤积了好几条。当年女子出嫁也没那么多呢!

春晚的节目寡淡,而棉被散发的暖融融气息,却勾起许多关于它的往事。

当年入冬前,乡场上会出现背着竖琴样工具的人,他们叫喊着一路过来。嗨,旧棉絮要翻新了,该打一根新棉絮了。母亲边念叨边叫住弹棉花的。这样的事不常有,

可园之妙,实出意外,那日去访沧浪亭,无意中受一位老苏州点拨:“徐阿是苏州人? 徐觉得可园比沧浪亭那亨?”

听其言,可园之妙竟在沧浪亭之上。两园仅一墙之隔,门当户对,隔水相望,仿佛并蒂莲花。

自幼生活在苏州,后又几多逗留,居然不识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可园,不觉自惭形秽,当即欣然去访。可园门票25元,比苏州四大名园之沧浪亭高出5元,何故?对曰:“可园乃苏州现存的唯一书院园林。”

苏州园林讲究曲径通幽,别有洞天,大抵以粉墙与花窗来掩映山水美态,让你感到疑无路时,绕过影壁,豁然开朗的美景才宛然在目。可园却是一个例外。

举步入园,一览无余。眼前便是一池清水,湖面似镜,水波不兴,倒映出亭台廊榭,晃晃悠悠,一时难分真伪虚幻,令吾如入佳境。

经花径长廊,迂回曲折,漏窗借景,有说不尽的雅致。这才明白可园虽似小家碧玉,却呈仪态万方之美,在苏州园林中别具书香古韵,何其妙哉!

可园仅四亩半许,但其历史比苏州众多园林更为悠久,它最早成园于五代,为吴军节度使孙承祐别墅。北宋时为沧浪亭一部分,南宋名将韩世忠辟为宅院,号“韩园”。清沈德潜在此重建园林,名“近山林”,又名“乐园”。清嘉庆九年江苏巡抚汪志尹在乐园与白云精舍原址上创办正谊书院,成为晚清首个佛教寺庙与园林混合的公立书院。道光七年,学者梁章钜重加修葺,根据儒家“无可无不可”之意,易名“可园”,并规范“正谊书院”的空间格局。梁章钜文学根基深厚,作诗文近70种,为中国楹联学的开山之祖,沧浪亭楹联:“清风明月本无价,近水远山皆有情”为他所集。清学者朱珔在正谊书院讲学,作《可园记》喜曰:“可观鱼,可赏荷,可听风,可观月。”

漫步可园,处处见“正谊书院”的书香特色。名人题字触目皆是,走廊上额“天光”“云路”,两个圆洞门上砖额尤其有意思,一曰“小西湖”,一曰“四时风月”;令人回味。“一隅堂”堂前植梅百余株,皆同治年间黄彭年办“学古堂”时所栽,见古梅枝条随意而为,有的恣意,有的灵动,有的纵横,或伸或垂,或仰或依,煞是悦人眼目,令吾欣欣然也。

“学古堂”与“濯缨处”隔院相望。从“濯缨处”出来,便见“坐春舫”,如一小舟浮于湖上,好不逍遥自在。向北便是可园主厅“挹清堂”,此堂面阔三间,四面通透,南面为落地长窗,东西有隔扇,为正谊书院教学与待客之所。厅室内有一对联:“检诗书百卷近今博古,赏池水一泓正本清源”。北墙为一排古色古香大书橱,端放若干线装古籍,平添儒雅之境,相传林则徐、李鸿章在此讲学。

行走在可园的曲廊之中,风过芭蕉竹林,宛如丝竹之声,有点迷离,也有点陶醉。再访博约楼,原是藏经阁,曾收典籍八万余卷,分供东汉大郑玄与南宋大儒朱熹之画像,有楹联为证:“送青排闥,看近水远山,清风明月;据典引经,有楚骚汉赋,朱注郑笺。”

姑苏诸多小园林几经沧桑,几度兴衰,仿佛如红尘中的佳人几进几出,终于似明珠出土,流光溢彩。逛一逛书卷气浓郁的可园,花木书香,古韵悠悠,此乃可园书院之妙哉!

集在乡场上,浆纱、经布。阳光照着她们,纱锭在经布车上“哈哈”地笑着,像纺织娘在唱歌。那或许是她们一年中难得的几次快乐时光。那是联想到孩子们不再受冻的欢乐,那是向往美好生活的欢乐。

而我体味出阳光有味道,已是人到中年。其实,任何东西,只要经过阳光暴晒,就留下阳光的气息。出梅后的酱饼,晒在太阳下,微风吹起那绿茸茸的菌衣,你会嗅到一股粮食发酵的陈腐味;当你将麦子用畚箕倒入麻袋时,会扬起一阵阵干酪般的乳香。更不用说经历了阳光的棉絮、棉衣了。那其实都是阳光的味道。而我当年怎么没这样的感觉呢?就像不懂得生活的艰难、父母的艰辛一样。每次当我们回家,父亲会念叨:“暖不过棉絮,好不过杜西”(“杜西”是本地话“儿女”的意思)时,我常常觉得,儿女给父母的,怎比得上父母的恩情?

乡村一派安静,我学着儿时样,蜷缩进被窝。棉絮散发出的暖流裹着我,我觉得自己像个睡在襁褓中的婴儿。虽然那不再是陈年的旧棉絮,可似乎闻到了童年的味道——母亲的味道!太阳的味道!

大自然的氣息 无言的植物

责编:王瑜明 传递着生命律动。